

# 談龐大堃、梁僧寶的等韻學著作

李新魁

清代的音韻學者，對等韻學的研究，有長足的進展。因此，在這一時代出現了大量的等韻圖。清人製作的韻圖，大都以當時的實際讀音為依據。當然，那些韻圖在革新與守舊兩方面的表現程度各有差異，有的較為保守，遵從古代韻書、韻圖的成分較多；有的比較切合時音，革新的味道較濃。除這些據時音而作的韻圖而外，在這個歷史時期，也出現一些專門表現古代韻書（如《廣韻》）、反映中古漢語音系的韻圖。這些韻圖，與當時當地的實際語音沒有什麼關係。從這些韻圖中看不出時代語音的痕迹，但這些韻圖却可以幫助人們加深對《廣韻》音系的理解，是清代學者研究中古音的成果。它們以表述古代韻書的反切系統為要務，與“叙今”的其他一般韻圖有所不同，所以我們把它們稱為“述古”的韻圖。這種韻圖，以宋元時代出現的韻圖如《韻鏡》、《通志·七音略》、《四聲等子》、《切韻指掌圖》、《經史正音切韻指南》等為遠宗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新的創造。屬於這一類韻圖的，有洪榜的《示兒切語》、熊仕伯的《等切元聲》、楊慶的《佐同錄》、江永的《四聲切韻表》及其補正之作、龐大堃的《等韻輯略》和梁僧寶的《切韻求蒙》等，而以江永、龐大堃、梁僧寶諸人的撰作最為著名。他們的韻圖在反映中古音系、表現《廣韻》一書反切方面各有不同的處理方法，有不同的特點，但對後人進一步研究和認識中古韻書的語音系統，有不小的幫助却是一樣的。江永的書及其續作我們已在另文作介紹，本文主要是集中評介龐氏和梁氏的書，因為它們具有頗為相似的特點。

## 一、《等韻輯畧》

《等韻輯畧》是江永的《四聲切韻表》之後另一部表現《廣韻》音韻系統的韻圖，也是為述古而作的一部著名作品。此書的作者是龐大堃。據龐氏的兒子龐鍾璐在書後的跋語中所說，龐氏此書在清道光丁酉年（公元一八三七年）開始動筆，於庚子年（一八四零年）成書。此書分上、中、下卷，上卷包括三種圖，一是韻攝總圖，總括內轉八攝和外轉八攝，分法與《切韻指南》大體相同；二是門法總圖，將有關門法的內容歸納在一個圖表之內，言簡意賅。按龐鍾璐的說法是“總圖二百餘字，古法咸備，辨呼辨等之

捷訣也。”三是十六攝圖。這圖是“以陸法言《切韻》爲次，先以《廣韻》反切按紐排纂，附以《唐韻》、《集韻》、《五音集韻》及《玉篇》、《類篇》、《篇海》之切，一韻兼開合者，爲分兩圖……圖凡六十有一，紐凡四千四百四十有五。”（鍾氏跋語）這個十六攝圖，就是一部完備的等韻圖。中卷和下卷談的是有關韻書、反切字母、雙聲疊韻等內容。

龐氏此圖的體式，大體上與劉鑑的《切韻指南》相同。它以十六攝歸韻，開合口分圖，每圖之首注明屬於何攝，開口或是合口，內外轉，通廣或是偏狹門。橫列三十六字母，分二十三行排列，字母的次序大致與《切韻指南》一樣，只是喉音以“影匣喻”爲序，與《七音略》無別，而和《切韻指南》以“曉匣影喻”爲次不同。圖中橫分四欄，依一、二、三、四等的次序排列，一等之內，再分平、上、去、入四聲，這也和《切韻指南》相同，圖中縱橫交合處，列各韻書小韻代表字，各字之下注明《廣韻》的反切，情況與《四聲切韻表》相同。

在各韻的歸圖上，龐書可以說是最合理的，它把《廣韻》的二百零六韻分列爲六十一圖，一個韻類有幾個等的字，就分列幾個欄。如東董送屋有四等，就分列四欄，剛好列於一圖。全書一共有六十一個圖。這六十一個圖對二百零六韻的歸納，較之江永《四聲切韻表》的排列，遠爲合理，而較之後來梁僧寶《切韻求蒙》的歸納，也略勝一籌。它的排法，和《韻鏡》、《七音略》的歸併爲四十三圖相比，也更爲清楚。所以我們認爲龐氏的一大特點，是歸韻分圖的合理化。這跟龐氏對《廣韻》音韻系統有較爲深刻的理解，是分不開的。

在列字上，龐書主要是以《廣韻》各小韻的字爲主，兼收《集韻》、《五音集韻》、《玉篇》等書所載的字，如通攝第一圖東董送屋各韻之內，董韻“見”紐的“羸”字，古孔切，就不見於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，而是據《五音集韻》所增（《四聲等子》、《切韻指南》等均有此字），東韻“郡”（群）紐的“頤”字，渠公切，也是一樣，董韻“疑”紐的“馮”字，吾蓊切，則是據《集韻》所增，東韻“滂”紐的“律”字，樸蒙切，也是來自《集韻》。董韻“狀”（床）紐的“從”字，才總切，也是據《集韻》列字，“送”韻三等的“咩”字，牛仲切，則是從《玉篇》探入。東韻三等的“匣”紐和“喻”紐，均列有“雄”字，前者作胡弓切，所依據的是《集韻》、《五音集韻》和《古今韻會舉要》，後者作羽弓切，則同於《廣韻》（徐鉉《說文》音、徐鍇《說文解字篆韻譜》也作羽弓反，《切二》、《王三》作羽隆反，也均在“喻”紐）。龐書將各韻書的切語兼收并蓄，分列兩處。總之，龐氏的列字不是專主《廣韻》一書，而是以《廣韻》爲主，兼錄其他各書的字，這就未免有點龐雜<sup>①</sup>。一些韻部由於錄入其他各書的切語，結果就破壞了各個韻類的系統性。如止韻四等，據《廣韻》，見組、端組、幫組是沒有字的，四等只出現在精組和喻紐字，但龐書據《集韻》列入“啓”，詰以切，

<sup>①</sup>這些從《廣韻》以外的韻書、字書探入的字，龐氏在卷中的《音切備考》中加以注明，說明其來自何書。

“體”，天以切，“弟”，蕩以切，“澌”，鋪市切，這就破壞了止韻的系統性。又如齊韻本只有四等，但龐書於三等處據《集韻》增列了“移”，成齏切<sup>②</sup>，“髻”，人兮切（《集韻》作人移切）兩小韻，齊韻的三等也據《集韻》增列了“萑”，擊睨切和《五音集韻》的灑字，時禮切，這樣，齊韻也變成有三等的韻。又如山韻相對之入聲鐸韻，依《廣韻》本只有二等字，但它在三等“日”紐據《集韻》列進了“髻”字，而轄切，這也破壞了山韻只有二等這個規律。又如霰韻，依《廣韻》本只有四等，但它在三等“日”紐的位置上據《集韻》列了一個“經”字，人見切，也破壞了這一韻部的規律性。總之，在列字上，由於龐書追求全而備，不以《廣韻》為依據，列入了其他各種韻書、字書所收錄的一些具有特殊讀音（反切）的字，結果反而弄得蕪雜不一。這一點，則是龐書美中不足的地方。而這，却成為後來梁僧寶《切韻求蒙》及《四聲韻譜》所仿效的一種作法。

龐書比《四聲切韻表》進步的地方，還在於它的分韻不把上古音的分分合合牽扯到韻圖中去。它雖也採入《集韻》等的某一些小韻，但它的列字，却單純以中古音系為依歸，不涉及上古音各種韻類的分合。

在入聲韻的分配上，龐書大致上遵循《韻鏡》、《七音略》的作法，以入聲韻配陽聲韻，不像江永及梁僧寶的以入聲韻兼承陰陽聲韻。

龐書各圖的排列順序，基本上按照《廣韻》的韻次，個別地方略有調整，這與《切韻求蒙》的先列陽聲韻、後列陰聲韻的作法不同。總之，龐書比較好地表現了《廣韻》一系韻書的語音系統，是我們了解《廣韻》音系最方便、最合理的韻圖。它吸收了《七音略》、《切韻指南》、《四聲切韻表》等韻圖的長處，避免了上述各種韻圖的某些弱點，它比較好地表現了《廣韻》音系。當然，在它身上，也不可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處。

## 二、《切韻求蒙》和《四聲韻譜》

《切韻求蒙》是清咸豐年間廣東順德人梁僧寶的作品，梁氏此書成於公元一八七七年（清光緒三年）。有光緒十六年梁氏家塾刊本，一九五五年古籍出版社曾影印流行。

此書正文之前，撰有“綱領十條”，說明該書的體例及用法。他的書叫做《切韻求蒙》，對這個“切韻”，他在綱領中作如下的解釋：“（反切）兩字相摩成聲，其上一字以出切，謂之標，標必本母字，言與此字同母也。下一字以引韻，謂之箭，箭必本韻字，言與此字同韻也。循韻尋母而得其音，如箭射標，是謂切韻。”由此可知，他的所謂切韻，指的也就是據反切上下字拼切出字音的方法。

由於梁氏此書是為講究音學而作，而他要講究的，不是當代實際的口語的語音，而是中古時期的語音，所以他抱着與江永一樣的觀點，說甚麼“三十六字母雖傳自沙門，實乃天地元音，本無中西之別。故可以包一切音，後人增減其母者妄也。二百六韻創於

<sup>②</sup>此字《玉韻》作成西反。

何人？而自隋陸法言《切韻》以逮《唐韻》、宋《廣韻》《集韻》，未之有改，所謂析毫釐、別黍累，必當如是。後人省併其部者濶也。經之以二百六韻，緯之以三十六母，而音乃正矣。”他認為遵從中古語音的三十六字母和二百零六韻，語音才達於“正”。所以他的書所表現的，更是純粹的中古語音，他的撰著，同樣也是為“述古”而作。

梁氏此圖可以說吸收和總結了前代韻圖的成果。他把《廣韻》的二百零六韻分歸十六攝。十六攝之設，乃沿《四聲等子》及《切韻指南》而來。他說：“無名氏《四聲等子》以十六攝區為內攝八轉，外攝八轉，劉氏鑑《切韻指南》因之，而次序小變。說既糾紛，未暇細辨。”他對十六攝的次序重加排列，其序為：通、江、宕、梗、曾、深、咸、臻、山、止、蟹、果、假、遇、流、效。這種排列法是頗有考究的。他說：“此諸攝諸韻次序，俱按今音（案：指中古語音），又參之古音（案：指上古音），細求其轉變之故，幾經審定，然後編次，不敢漫沿舊說也。計自“通”至“山”，凡九攝，平上去入四聲相承一貫，而“腫”“隱”“焮”“沒”四部皆以一韻兼承兩韻；自“止”至“效”，凡七攝，平上去三聲相承一貫，江、宕、梗、曾、臻、山共入。惟深、咸入聲不相通。又祭、廢、夬、泰四部，皆無平、上聲。”他對十六攝的排列，確是做到條理井然，按類相從，這是他打破《四聲等子》等書的內外轉界限而重加排定的結果。在聲母方面，他把三十六字母統為牙、舌頭、舌上、重唇、輕唇、齒頭、正齒、喉、半舌半齒九音，捨去宮商角徵羽等名稱，認為這是“好異者之所為，枝節愈多，障蔽愈甚”，所以他“概不取”。在等呼方面，他採用江永的學說。他說：“立標取箭，俱分四等。一等音洪大，二等次大，三等微細，四等尤細。”但是，他沒有採用江永“附等”的做法，將混合三等韻的二、四等兼附於三等之內。而是象汪日楨《四聲切韻表補正》一樣，將其分等排列，做到眉目清楚。在呼方面，他與江永一樣，只分為開口和合口兩呼，但他承用鄭樵《七音略》的叫法，認為“開合中又各別輕重。凡開口多重而亦有輕，合口多輕而亦有重。其重者為五科：曰重中重，曰重中重而內重，曰重中重而內輕，曰重中輕，曰輕中重而內輕。其輕者為四科：曰輕中輕，曰輕中輕而內重，曰輕中重，曰輕中重而內輕。鄭氏《通志·七音略》分析最詳。今用其法，更細訂之。”他所說的重和輕與鄭樵不盡相同。鄭氏基本上是以開口為重，以合口為輕。他却認為開口和合口之中均有重、輕之分。他把通攝的東韻標為合口呼，注為重中重，而通攝的冬、鍾韻，也標為合口呼，却注為輕中輕。開口與合口和重與輕并注，可見他不認為開口即相當於重，合口即相當於輕，這與《七音略》的僅以重、輕表開、合口不盡相同。不過，他對各韻重、輕的標注，基本上還是依從鄭氏的說法的。梁氏不單按韻分重與輕，而且在某些攝中也按聲母的不同分為重與輕。他把宕攝合口呼陽韻三等的“見”組字標為輕中輕，“非”組字標為重中重，“照”組字標為重中重，“曉”組字標為輕中輕，果攝合口呼戈韻三等除缺“照”組字外，其他各組聲母字的標法與宕攝相同。至於梁氏所說的重和輕到底確指什麼，目前尚難斷言。

梁氏基本上按韻列圖。開口與合口分列（僅江韻開合口同在一圖，與《切韻指南》同）兩圖。一圖之內，最右一欄標明何攝、何呼、何等，兼注“輕”、“重”。橫列三十六字母，但其排列法與其他韻圖不同。它不像《四聲等子》等排為二十三行，其中有

些聲類兩行并列，而是各類聲母逐一分開。也不像《切韻指掌圖》將三十六字母分開排列，“肩行而繩引”，而是聲母標目列於各個等列欄中。各等之中出現什麼聲母，便列這些聲母標目，二等有照組字，便列照穿牀審，三等也有照組字，便列照穿牀審禪等。他把每一個等的字都列為一欄，所以各欄都可以出現有關的聲母標目。這種排列法是比较科學的。他的排列法，與《音韻闡微韻譜》比較相似。

梁氏把他的韻圖叫做《十六攝二百六韻四聲一貫考》。以十六攝統帥《廣韻》的二百零六韻，十六個攝中，以陽聲韻居前，陰聲韻居後。每攝所轄的圖數不等，全書共分為八十個圖。他把《廣韻》的韻部除冬與鍾、唐與陽、登與蒸、臻與殷、歌與戈等韻同列一圖之外，其他各韻都分別自立一圖（或兩圖，有開、合之分者立兩圖）。《廣韻》一書的各種音類，在此書中表現得相當清楚。

梁氏的韻圖特別強調“四聲一貫”，很注意入聲韻與其他韻類的配合問題。他以入聲韻配陽聲韻，陰聲韻則“借入聲字”以配之。借入之字外加方圍以為標志，而在他認為與陰聲韻字實在有關係的（如陰聲韻與入聲韻兩讀的字）字，則不加方圍，如“紙”韻的“葭”字，《廣韻》作羊捶切，此字又入“昔”韻，營隻切，那麼，梁氏就將它兼列於上聲“紙”韻和入聲“昔”韻地位（“昔”韻為“支”韻所借的相配入聲韻）。一些是在諧聲關係上明顯地表現了去、入聲韻字的關係的，梁氏也算是相配的入聲，不外加方圍表示。如“昔”韻的“益”字，《廣韻》伊昔切，而在“寘”韻却有“縊”字，於賜切，“縊”為從“益”得聲之字，這是所謂“相涉”的例子，所以梁氏將“益”列為“縊”字相配的入聲。又如“積”字在《廣韻》中一為子智切，一為子昔切，“刺”字一為七賜切，一為七亦切，梁氏就將它們分別列入去聲和入聲兩韻。總之，梁氏認為入聲韻配陽聲韻，乃是音韻轉變的正軌，而入聲韻與陰聲韻也有密切的關係，所以他“借”用入聲韻兼配陰聲韻。

在韻圖的列字上，梁氏“悉主《廣韻》，輔以《集韻》、《玉篇》、凡後出俗字、俗音概不取。”例如通攝“東”韻圖中的馮、鋒、樞、蒞、設等字，就是據《集韻》收的，而鞞、鼈、岬等字，則是據《玉篇》增列的。江攝江韻圖內的控、撮、聳、恠等字，也是自《集韻》採入，而颯字則錄自《玉篇》。總之，梁氏的書以《廣韻》為主，表現了中古音系的音韻結構，列字尚算嚴謹。在這一點上，它要比汪日楨的《四聲切韻表補正》好些。

梁氏除作《切韻求蒙》之外，另撰有《四聲韻譜》，這兩者是相輔而行的作品。為什麼要編另一部叫《四聲韻譜》的書呢？梁氏自己解釋說：“撰《切韻求蒙》一卷……它日有見而獻疑曰：《求蒙》所舉四聲，固已備矣。惟切語尚未標出，又每音止取一字，其同音者無從考證。竊慮始學猶有惑焉。盍續撰諸？退士（梁氏自稱，其號為寒白退士）應曰：諾。乃復作《四聲韻譜》，區以十六攝，各為一卷。”由此可見，《四聲韻譜》是《切韻求蒙》的擴展或鋪演。因為後者是一部韻圖，相當於一個音節表，各字的反切及同音之字在圖中不能表現出來，所以有人建議為之補充。因而他編了這部《四聲韻譜》，實際上相當於一部《廣韻》的同音字表。

梁氏此書的編撰原則與《切韻求蒙》基本相同。仍用十六攝及二百零六韻、一二三

四等及開口、合口呼的叫法，但削去“重”、“輕”的稱呼。《切韻求蒙》是每一個小韻僅列一字為代表，而《四聲韻譜》則列出《廣韻》每一個小韻所轄的字（二十個字左右以內者全列，超過二十字者省去）。各個小韻注明《廣韻》反切，有的切語在《廣韻》中原屬類隔而《集韻》改為音和的，則採用《集韻》的切語。如《集韻》仍屬類隔，則梁氏自作切語以易之。各小韻所錄的字，主要採自《廣韻》，如系錄自《集韻》及《玉篇》者，一一注明。他對《廣韻》所收的小韻原則上都加收錄，只刪去其中他認為與音類的系統性不合的九個小韻，如“山”韻的跪頑切、“齊”韻的人兮切等小韻。

由於變音節表為同音字表，每韻所佔的篇幅增多，所以《四聲韻譜》按韻、按呼、按等分圖。他說：“編次每攝以韻為序，同韻以開口呼、合口呼為序，同呼以等為序，同等以母為序。”總之，《廣韻》一書的列字，梁氏用圖表的格式使之平面化起來，很便於觀覽。所以，這本《四聲韻譜》確是一部十分有用、十分方便的《廣韻》參考書。而且，由於他把《集韻》、《玉篇》中不見於《廣韻》的小韻（或字）也加以錄入，更可以從中窺見《廣韻》與《集韻》、《玉篇》在分韻、列字上的異同。這在音韻學上的貢獻也是不小的。

與《四聲韻譜》的性質相似，而撰作的時代在此書之前的韻圖，有清人倪璐所撰的《詩韻歌訣初步》。此書現有清乾隆二十六年（公元一七六一年）克復堂刊本。書前有戈濤和劉乾用的序言。卷首又有凡例，包括“讀詩韻法”、“識字法”、“分九音法”、“分清濁歌”等內容。正文分為五卷，全書分為一百零六韻，韻目一依佩文詩韻。一韻之中，橫列三十六字母，“端”、“知”兩組字母同列一行、“幫”、“非”同列一行，“精”組與“照”組則分列兩行。字母之下注明反切，以下列同一小韻之字，如一東韻見紐下注明古紅切，下列公攻工功缸缸玗諸字，又另列居戎切弓躬宮諸字，不同等之字分開排。“溪”母下列苦紅切，收空恠恠崕諸字，又列三等去弓切穹穹等字。無字者則以○號表示，形式與梁氏的《四聲韻譜》相同。梁氏所撰的韻圖，很可能是受此書的影響，只是所表現的音系各有不同而已，由於倪氏的書依據的是詩韻，所以四聲按詩韻分開排列，這一點也與《四聲韻譜》有所不同。

總之，梁書是《廣韻》音系的同音字表，而倪書則是詩韻音系的同音字表，內容雖有不同，性質却是一樣的。